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録貢生臣任之垵

毛詩注疏卷三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國風

邶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見侵害音義柏木名音百字又作栢頃音傾近附近之近疏箋正義曰箋以仁人不遇

嫉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覯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傳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箋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傳耿耿猶儆儆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微

我無酒以敖以遊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音義汎敷劒反耿古幸反儆音景敖本亦作遨五羔反疏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衆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恐其害於已故夜儆儆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釋也傳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為舟猶仁人所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鑒

之察形但知方圓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鑒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内心度知之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音義鑒甲暫反鏡也茹如預反徐音如庶反度待洛反下同愬蘇路反怒協韻乃路反 疏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己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鑒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鑒之察形但能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内之善惡真偽我心則可以度知内之善惡非徒如鑒然言能照察物者莫明於鑒今己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時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己志也箋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為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為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己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傳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箋云稱己威儀如此者言己德備而不遇所以愠也音義卷眷

勉反注同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兖反數也僾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數色主反疏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自陳已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僾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僾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僾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傳慍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衆

小人在君側者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傳閔病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摽傳靜安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箋云言我也音義悄七小反慍憂運反覯古豆反侮音武徐又音茂辟本又作擗避亦反摽符小反拊音撫疏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摽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覯閔既多受侮不少言覯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正義曰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摽故知摽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摽然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箋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

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憒辱無照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音義迭待結反韓詩作臷音同云臷常也澣戶管反憒古對反疏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之不澣憒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憒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

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緯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為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胡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臣不遇於居猶不忍去者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居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之恩論語注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居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居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

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箋綠當為褖今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音義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褖吐亂反篇内各同上時掌反注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嬖補計反諡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媟也疏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賤妾為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

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
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
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
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
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為例也
箋正義曰必知綠誤而褖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
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
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服稅衣揄
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衣者甚衆字或作
稅此綠衣者實作褖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褖衣
而禮記有之則褖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褖衣故此
綠衣亦為褖衣也詩者咏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
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褖也隱三年
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
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
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

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兮衣兮者言褖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音義裏音里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月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襢音同王后之服

五月襢衣毛氏馬融皆云色赤鄭云色白紗音沙

疏正義曰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褖衣今見妾上僭因以褖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褖兮衣兮褖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王肅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正義曰褖衣黃裏為非制明褖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

人祭服以下至禒衣黑者解以禒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禒衣故假失制以喻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禒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禒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禒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盖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禒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禒衣以禒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禒衣

亦黑也故內司服注以男子之褖衣黑則知婦人之褖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褖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褖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褖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為裏獨舉褖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音義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間色之綠今為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興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

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興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褖衣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黄為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箋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褖衣纁袡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傳綠末也絲本也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女反亂之亦

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傳俾使訧過也箋云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音義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上時掌反衣於既反織音志俾必爾反沈必履反訧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與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綠即緑為末絲為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令公何為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為褖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

汝婦人之所為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為汝何敢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正義曰織絲而為繒染之以成絲故云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絲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

之知者王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傳淒寒風也箋云絺綌所以當暑令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箋云古之聖人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音義淒七西反疏正義曰毛以為絺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令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令使之亂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綌不以當暑猶嫡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之心鄭以為言絺兮綌兮不以當暑令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興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令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

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傳正義曰四月云秋日淒淒皆寒凉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者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正義曰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僭故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音義燕於

見反戴謚也嬀居危反陳姓也完字又作皃俗音丸即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作燕燕詩者言衛莊姜送歸妾也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之事也箋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弒其君完是莊姜無子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于野作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

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世家云又娶陳女為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為己子不言其死云完母死亦非也然傳言又娶者蓋謂媵也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此陳女得媵莊姜者春秋之世不能如禮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箋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箋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

今我送是子乃至于野者舒己憤盡己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傳瞻視也音義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鳦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野如字協韻羊汝反沈云協句宜音時預反後放此憤符粉反涕他禮反徐又音弟疏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其尾翼以興戴嬀將歸之時亦顧視其衣服既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己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決之後傳正義曰釋鳥云巂周燕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鳦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鳦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鳦乙字異音義同郭氏一音烏拔反箋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貫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

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頏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婦人送迎不出門僖二十二年左傳文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箋云頡頏興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之子于歸遠于將之傳將行也箋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傳佇立久立也音義頡戸結反頏戸郎反上時掌反篇内皆同佇直呂反疏傳正義曰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頏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

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傳實是也音義激經歷反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實本亦作寔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傳仲戴嬀字也任大塞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傳惠順也箋云溫謂顏色和也淑善

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傳勗勉也箋云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

音義任入林反沈云鄭而鴆反塞悉則反崔集注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勗凶玉反徐又況目反

疏正義曰莊姜既送戴嬀而思其德行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令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

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勸勉寡人以禮義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序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音義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正義曰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箋云日月

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傳逝逮古故也箋云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傳胡何定止也箋云寧猶曽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曽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音義處昌慮反又昌呂反顧本又作顧正義如字徐音古此亦協韻也後放此疏正義曰言日乎日以照晝月乎月以照夜故得同曜齊明而照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内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

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正義曰逝逮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故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衆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二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非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冒覆也箋云覆猶照臨也乃如

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音義好呼報反注同王崔申毛如字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箋云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善也箋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音義語魚據反疏正義曰言日乎月乎日之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

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曾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忘也傳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傳述循也箋云不循

不循禮也音義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序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箋正猶止也疏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

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悼箋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音義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許約反浪力葬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咲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疏正義曰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又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悼傷傷其不能止之傳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奧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

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惠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箋云惠順也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箋云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音義霾亡皆反徐又莫戒反風而雨土為霾雨于付反來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棃他皆放此思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人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至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是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

惠然肯來為興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

傳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以本由子不事已已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傳陰而風曰曀箋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曀不見日矣而又曀者喻州吁闇亂甚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跲也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音義曀於

計反復扶富反嚏音都麗反跲居業反又渠業反孫毓同咳開愛反女音汝下同後可以意求之疑者更出

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曀不見日光矣而又曀以興州吁既常不善且復怒而甚不見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嚏跲而不行鄭唯下一句為異具在箋傳正義曰陰而風曰曀釋天文孫炎曰雲風曀日光箋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言且曀者且陰往曀日其陰尚薄不見日則曰曀也復云曀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喻州吁之闇亂甚也以且曀已喻其闇又曀彌益其闇故云甚也傳正義曰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箋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也言我則嚏解經言則嚏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

用俗之驗

曀曀其陰傳如常陰曀曀然虺虺其靁傳暴若震靁之聲虺虺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音義虺虛鬼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曀曀然其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興州吁之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恒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心鄭唯下句為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我則安傳正義曰上終風且曀且其閒有曀時不常陰此重言曀曀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曀復曀則陰曀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曀則此曀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曀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云曀有風可知也雨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爗爗

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箋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

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

音義 將子亮反注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從才用反下陳蔡從同

疏 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興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

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弒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弒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

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入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覲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乎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踊躍用兵也箋云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傳漕衛邑也箋云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修

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音義〔鏜吐當反　漕音曹〕疏〔正義曰言州吁初治兵出國命士衆將行則擊此鼓其聲鏜然使士衆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人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衆皆踊躍用兵也箋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正義曰漕衛邑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衆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言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

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與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與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箋云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

豫憂之音義忡敕忠反疏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云我獨南行從孫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與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正義曰經叙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㓜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謚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辭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

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林箋云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音義喪息浪反注同處昌慮反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箋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軍行必依山林者以軍行為所取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於山川注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處謂求其所

依止之處近於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箋云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音義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苦活反契闊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主反偕音皆約如字又於妙反下同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從軍之士與其伍約云我今死也生也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

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鄭惟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正義曰此叙士衆之辭連云死生明為從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箋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舉以言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生活也箋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

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音義遠于萬反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敻敻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伸字也鄭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闊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闊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

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衆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代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衆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闊兮洵兮之歎也傳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伸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伸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

成其志爾傳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音義凱開在反疏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慰母之欲嫁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寛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傳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音義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夭於驕反劬具俱反少詩照反疏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夭夭然得盛長以興寛仁之母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

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言母性寛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寛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傳聖叡也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音義叡悅歲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正義曰言凱風樂夏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寛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正義曰上章言棘心

夭夭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得為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為叡也洪範云思曰叡注曰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曰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音義

浚音峻浸子鴆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正義曰爰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興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黄鳥喻七子可知也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傳睍睆好貌箋云睍睆以興顔色

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慰安也音義晛胡顯反睆華板反說音悦下篇注同

疏正義曰言黄鳥有晛睆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子當和其顔色順其辭令也令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顔色不悦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黄鳥之不如也箋正義曰興必以類晛睆是好貌故興顔色也音聲由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顔悦色是為難也又内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顔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箋淫亂者荒放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音義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疏正義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箋正義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烝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

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墻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太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雄鳴求其牡夫

人謂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内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黄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

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箋云懷安也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音義泄移世反訊音信人音峻字又作迅同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緊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疏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起師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緊義勢同也箋正義曰箋

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小明云自詒伊慼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繄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各以伊為繄小明不易者以伊慼之文與傳正同為繄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逸詩也故文與此異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傳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之事音義上時掌反疏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以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

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閒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音義女如字下女怨同疏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遠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衆君子我不知人

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而君或有所留或有所遣女怨之故問此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忮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音義行下孟反下注皆同忮之豉反字書云恨也韋昭音洎臧子郎反疏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箋夫人謂夷姜音義匏音薄交反疏正義曰並為淫亂亦應刺主謂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深則厲淺

則揭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涉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音義匏户故反處昌慮反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砅云履石渡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妃音配本亦作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可廢禮君何為不以

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八月行納采之禮取列國之女與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正義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由膝以上為涉淺

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略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沒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

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涉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箋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温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

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矣以二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正義曰此以貧賤貴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況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正義曰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

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妃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妃耦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傳瀰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鷕雌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瀰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輈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

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音義瀰彌爾反鷕以小反沈耀皎反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泆音逸行下孟反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轊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軓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轊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軜竹留反車轊也

疏正義曰言有瀰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鷕雉鳴也有鷕然求其牝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

淫亂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毋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雄故知鷕雌雉聲也小弁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雊也言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辭有鷕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瀰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啟發其心使有淫泆之志雌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正義曰前厲衣不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以喻犯禮深傳正義曰說文云軌車轍也軓車軾前也然則軾前謂之軓也非軌也但軌軓聲九軓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

軓乃飲軓與軹於車同謂轛頭也軓與範聲同謂軾前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軓謂軾前也書或作軋玄謂軋是軋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軾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軹祭軓乃飲注云古書軹為軒軓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作軹軹謂兩轊軓當為軋軋車軾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軓為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軓也小戎傳曰陰揜軓也箋揜軓在軾前垂輈上文亦作軓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轊車軸端也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軹轊也又云軹小穿也玄謂軹轂末也然則轂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轊二名亦非軌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與以范當大馭之軓軌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為軹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

義不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卽淫亂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麀牡麌牝麋是走曰牝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幷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箋云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鴈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傳迨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

期也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音義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呼老反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泮普半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雝雝然聲和之鳴鴈當於旭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上如使妻來歸於己當及氷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氷未散請期為異傳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納羔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昕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記注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

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箋正義曰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此皆陰陽并言禹貢注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言氷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有魚上負氷故知氷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氷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雨雪載

塗謂陸地也其氷必二月乃散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氷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音義招照遥反王逆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卬五郎反本或作仰音同號戸羔反疏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

我待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興公淫乎傳正義曰號名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逆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名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音義谷古木反疏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

道非謂夫婦并刺也其婦既與夫絶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傳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箋云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

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箋云莫無及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須之有音義黽本亦作僶莫尹反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葑孚容反徐音豐字書作蘴孚容反草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嵩菲妃鬼反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蒠菜郭以菲芴為土瓜解蒠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芺河耕反蔓音萬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葍音福本又作當音富爾雅葍當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俾政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

怒故也言采葑菲之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傳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蘴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蕵蕪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葸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

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葍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葍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葍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箋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注云無以其根美則幷取之與此異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傳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己不能如也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傳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

門内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菜也箋云荼誠苦矣而君子於已之苦毒又甚於荼比方之荼則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傳宴安也音義違如字鄭徘徊也韓詩云違張也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於門内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内荼音徒薺齊禮反菜也宴本又作燕徐於顯反又烟見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内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荼則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由得新昏故人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以夫婦坐圖可否有兄弟之

道故以兄弟言之鄭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傳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不遠言至有限之處故知是門內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絶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傳屑絜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我當室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毋者諭

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閱容也箋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音義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屑素節反復扶富反笱古口反韓詩云發亂也捕音步閱音悅疏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為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湜湜然持正守初其狀如沚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

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訣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注云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喻舊室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濁言人見謂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

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荅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邶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正義曰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梁魚梁梁者此與小弁及敝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為魚梁也有狐云在彼淇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鶖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

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鵜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周制䱷人掌以時䱷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為關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障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故云笱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葢因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横橋是也箋正義曰以毋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令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毋禁辭說文云毋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毋為禁辭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者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太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箋云方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為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音義泳音詠泭音孚易夷豉反下同為于偽反匍音蒲又音符匐蒲北反一音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追

說己本勤勞之事如人之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於必渡以興己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己所以盡力也而君子棄己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亡為小異傳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總名皆曰舟有謂富亡謂貧者以有謂有財故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匍匐言盡力者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生民云誕

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喪注云匍匐猶顛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力顛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謂營護凶事若有賙贍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憎惡我既阻我德賈用不售傳阻難也箋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覬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箋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音義慉許六反毛興也說文起也樂音洛惡烏路反下皆同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覿音㦸鞫本亦作諊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稚本亦作穉直吏反匱求位反之也辟音避本亦作避螫矢石反何呼洛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為善不報故言既難卻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脩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人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

藝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慉當倒之云不能慉我鄭唯不我能慉為異傳正義曰徧檢諸本皆云慉養孫毓引傳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駮至惡箋正義曰育稚也者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釋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生謂財業者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傳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

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有洸有潰既詒我肄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箋云詒遺也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温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困窮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塈傳塈息也箋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音義蓄本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徐魚擧反一本下句即作禦字洸音光潰户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徐以自反爾雅作勩以世反遺唯季反下同塈許器反

疏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之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

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洸洸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辭也箋正義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為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正義曰肄勞釋詁文爾雅或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寓寄也黎侯

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音義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音遇于又作于疏正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傳式用也箋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君

之故胡為乎中露傳微無也中露衛邑也箋云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微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客也箋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正義曰以寄於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箋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廹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箋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音義旄音毛丘或作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堥云堥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嵍字亦云嵍丘亡付反又音旄率所

類反禮記云十國以為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　疏正義曰作旄丘詩者以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廹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脩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潞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也服䖍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廹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因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

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是也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令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箋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

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名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恒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内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

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陜而治自陜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

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為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為伯者盖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若一州之中無賢侯選伯之賢者以為牧是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傳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闊

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傳曰月以逝而不我憂箋云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音義延以戰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為闊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為使之連屬兮亦當憂患相及今衛伯何為不使連屬救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闊節以興衛伯之臣兮

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
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
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正義曰釋丘云前
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
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
丘之葛闊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
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闊也謂葛節之間長闊故
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
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
葛生濶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
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
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正義曰傳
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
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正義曰鄭以呼
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
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

汝其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言與仁義也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必以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疏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此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爲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正義曰此言必有

與下言必有以言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己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己望彼以事與己惟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傳無救患恤

同也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音義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衆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尨茸字行下孟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王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綃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

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王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蔿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傳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顔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

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音義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鶹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鶹鷅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褎本亦作褎由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褎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興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伯兮汝顏色褎褎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已故深責之傳正義曰瑣者少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少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

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徳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音義簡居限反字從竹或作蕑是草名非也伶音零

疏正義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籥師旄人韎師也舞師云凡野舞則皆教之不教國子下傳曰教國子弟則非舞師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非籥師也旄人韎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侯之禮亡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於天子為樂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在賤吏之列必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擇人則君所置用又非府史也若府史則官長所自辟除非君所擇也祭統曰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衆寡無數韎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之然則此非府史而言樂吏者以賤故以吏言之故煇胞閽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可以承事王者之事也箋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䌛魯語云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黄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黄鍾之宫周語景

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傳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音

義為于偽反胥思徐反版音板舍音釋下篇舍轅同采音菜俁俁疑矩反韓詩作扈扈云美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俁俁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大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俁俁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賢也傳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捴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

干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干羽並有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觧所以言四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以周禮言天子法四方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大司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内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與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内為四方也此傳干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為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殺少其舞可以同也箋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

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干舞言干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干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干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干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干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干羽為萬舞失之矣傳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旦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者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

中為期則樂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也箋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己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台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名之又云春入學者注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皆與此同也傳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當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為妖

大之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俁俁為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前上處文無萬舞故據萬舞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逺也箋云碩人有御亂御衆之德可任為王臣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傳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音義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籥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赫虛格反渥於角反赭音者丹也屏如狀反與也煇字亦作韗晅願反劉昌宗音運甲吏之賤者肶步交反肉吏之賤者翟樂吏之賤者閽音昏守門之賤者散素但反酒爵也傳音付疏正義曰言碩人既有武力比於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衆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

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為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為實御此碩人堪為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為御矣釋樂云大籥謂之産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

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
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箋正義曰籥雖吹器
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
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
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為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藝
又能為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
為之也何者此章上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正
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
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
光澤故以興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
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畀煇胞翟閽寺
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
餘畀於下也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
樂吏之賤者閽者守門之賤者注云煇周禮作韗蓋謂
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為鼓胞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
官故韗為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

褻肉曰苞苴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鞞人周禮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山有榛隰有苓傳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

在王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傳乃宜在王室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音義榛本亦作蓁同側巾反子可食苓音零本草云甘草與音預或如字

疏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草各得其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之思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正義曰陸璣云榛栗屬其子小似杼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蓋一木也釋草云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箋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音義見賢遍反注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爲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正義曰以此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恩字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云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傳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音義毖悲位反韓詩作祕說文作䀣云直視也淇音其孌力轉反下篇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毖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

嫁於異國然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毖然流也是以衛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於淇者以本叙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箋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以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揔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畢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傳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

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音義泲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行飲酒也禰乃禮反韓詩作坭音同軷蒲末反道祭也遠于萬反注同疏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泲先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

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正義曰言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軷舍軷即軷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軷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軷者軷壤之名與中霤行神

之位同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酒脯而已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軷上羊人職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軷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轢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轢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軷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軷異也軷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云犯軷詩云取羝以軷聘

禮云釋軷是也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軷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軷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在郊而傳云泲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干云所適國郊則此泲亦在郊也此泲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在郊也于泲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言禰思餞焉蓋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泲禰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傳或然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正義曰此與蝃蝀

竹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申遠親親而望歸寧蝃蝀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正義曰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令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傳干言所適國郊也箋云干言猶沛禰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舝還車言邁傳脂舝其車以還我行也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邁

臻于衛不瑕有害傳遄疾臻至瑕遠也箋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音義舝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遄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孟反差初懈反又初隹反卷末注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我思欲出宿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舝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舝故車舝云間關車之舝兮傳曰間關設舝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舝故云脂舝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傳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寫除也箋云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音義肥字或作淝音同漕音曹疏傳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傳正義曰鄘云以廬於漕漕是衛邑須與漕連明亦衛邑箋正義曰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疏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殷然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

云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音義殷本亦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于偽反窶其矩反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疏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已仕於亂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窶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衆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

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正義曰本取人鄉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為喻傳以鄉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此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為喻也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為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為二事之辭故為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為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箋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為禮者為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總謂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頒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已也箋正義曰此詩人叙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

合道不行則去令君於己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傳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傳讁責也箋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義埤避支反偏音篇偏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偏字從彳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讁直革反王篇知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疏正義曰此仕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己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

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賦
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既政偏
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來
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
知以責已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
天傳正義曰埤厚謂減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賦稅
之事是也箋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
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
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
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
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
事也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
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
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

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箋云摧者刺

譏之言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音義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

都回反投擿也遺唯季反擲呈釋反本或作擿非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誰音子隹于隹二反就也沮

在呂反疏箋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何音阻

擲於已也傳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擿已者是室人

責已故以為摧為刺譏已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音義攜穴圭反疏正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言君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傳惠愛行道也箋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

人其故威儀虚徐寛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音義凉音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同雱普康反酷苦毒反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銜邪音餘又音徐爾雅作徐下同亟紀力反急也下同只音紙且子餘反虚虚也一本作虚徐也行下孟反疏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凉矣又加之雨雪其雱然而盛由凉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興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寛虚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箋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凉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凉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興君政酷暴也雨雪害物不言可知以經攜手之文在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

我者相攜手也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寛仁者也但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傳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音義喈音皆霏芳非反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箋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音義別彼竭反疏

正義曰衛之百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興今君臣為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傳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箋以君及夫人

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灋德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 音義 遺唯季反下同 疏 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傳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灋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傳

言志往而行止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止謂愛之而不往

見音義姝赤朱反說文作姝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搔蘇刀反踟直知反躕直誅反疏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傍

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姝變皆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姝為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然美好之子干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為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箋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以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為匹也故德色俱言之

據女為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為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灋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

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音義

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赤也管筆管著知畧反又直略反下同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音悅懌音亦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有貞靜之女其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灋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管之灋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灋故說彤管以有灋由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灋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灋也傳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灋即貽我彤管也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

史之事故具言女史之灋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灋也此是女史之灋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灋使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由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彤管以赤心正人必以赤

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説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傳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荑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絜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荑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灋則箋云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音義牧州牧之牧徐音目荑徒兮反洵本又作詢音荀異音恭窈烏了反

窕徒了反處昌慮反為于偽反注同或如字

疏正義曰毛以為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我以茅荑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與我願有人自深宫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灋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灋則可以配人君箋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潔白之物信美而異於衆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衆女

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遺我以賢妃者箋以上自牧歸荑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箋伋宣公之世子音義新臺馬云偕舊曰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土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

疏正義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

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傳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傳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謂宣公也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音義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瀰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籧音渠篨音儲鮮斯踐反王少

也依鄭又音仙疏正義曰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瀰瀰之處而要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令為所要反得行籧篨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為異傳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瀰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昏故惡之也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

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廵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傳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傳殄絶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音義洒七罪反韓詩作漼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浘浘音尾云盛貌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

疏傳正義曰殄絶釋詁文言籧篨之行而不絶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箋正義曰箋云籧篨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絶非鮮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傳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音義戚千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

即首章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之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

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音義汎芳劍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臨於賫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二子伋壽爭相為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𣰰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旄而先

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思之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音義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下二句毛鄭別箋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憫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三

毛詩注疏卷三考證

邶風柏舟章不可以茹傳茹度也○藾轍曰入也歐陽修曰納也李光地亦曰納也言其善惡分明不能如鑑之妍媸並納也於義較長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禮記孔子閒居作威儀逮逮不可選也朱穆傳作威儀棣棣不可筭也

綠衣序箋疏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臣德齡按內司服作綠衣未嘗誤作綠或唐時本作綠亦不可

攷然彼迎鞠衣展衣而言自當作綠此對黃而言

自當作綠

日月章父兮母兮箋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臣人

龍按此說未安劉瑾曰上呼日月而訴之此呼父母

而訴之猶舜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之意也呂祖謙曰

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二說較箋

語為妥

報我不述○述韓詩作術薛君章句云術法也義與毛

傳別

終風章恵然肯來箋恵順也○監本脱此三字今依蜀本石經增正

凱風章在浚之下傳言有益於浚○蜀本石經浚字下多人也二字

睍睆黄鳥○睍睆太平御覽韓詩作簡簡臣照按睍睆言其色好音言其聲喻孝子之有怡色又有柔聲毛傳義甚精不知朱子何以不從

雄雉章百爾君子箋可謂為德行而君或有所留或有所遺女怨之故問焉○監本脱或有所遺四字今依石經增正

匏有苦葉章淺則揭傳揭褰衣也○蜀本石經此句上多由膝以下為揭六字

谷風章昔育恐育鞠○蜀本石經作昔育恐鞠少一育字

旄邱章旄邱之葛兮箋土氣緩則葛生濶節○緩蜀本

石經作暖

北門章政事一埤益我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蜀本石經作則減彼而一以益我

靜女章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正字蜀本石經作止箋亦作止

毛詩注疏卷三考證